

讀鍾畫，寫鍾畫

陳雪虹

余知鍾四賓君已十餘稔，未嘗一日忽其畫，因審其苦心孤詣之至，非常人所能及之。

鍾君於一九四六年南來，無赫赫之學名，無籍籍之藝聲，亦未曾叩西方藝術之都，欲以其僅有之西洋畫技，冀在此歐亞文化輻輳之區，一露頭角，誠非一朝一夕之事。

然而業精於勤，藝亦然。鍾君十七年來，博搜名集，晝夜觀摩，琢礪無間，復細察周遭物象，融會貫通，於是蔚然成章，一鳴驚人。

鍾君居星之間，所作畫有二大變，二小變。大變，變其截然不同之觀念，內容，形式。小變，僅就其形式修改而已。

鍾君初出國門之畫，一本當時新華藝專教學版法，規矩方圓，率循繩墨，但見落筆謹嚴，敷施厚重，有象有物，望之儼然，人皆識之，而譽之者甚稀。

繼而世界藝術思潮急激轉變，向之保守者，悉解放之，向之工正者，悉粗獷之，畢卡索氏之立體畫派，則於此際風靡一時。鍾君受此新思潮所薰染，亦步亦趨，所作畫皆具立體規模，時人以離奇怪誕目之，然星洲藝壇却一致讚許鍾君為最前進藝術家之一，而慧眼者且珍藏其所作以爲榮。

在此大變中，鍾君先以立體幾何線條，劃出輪廓，然後就其線條間，敷以明暗之色，以示立體形態，所作人物居多。余每細讀其畫，頗覺心情沉重，然見其線條與顏色斑駁交錯之間，似有一股鬱勃之氣，照射四周，因知其用心之苦。

鍾君對其初次轉變，似頗具決心，且決心變爲自己所有之作風，故所有偏差，皆逐漸矯正。至第一變後期，所作多風景畫，盡用平面幾何線條，以單純而明朗且平整之顏色，鋪填其空隙。在形態方面，已無畢氏怪誕之氣息，在結構言，有生機活潑，玲瓏悅目之效果。此一小變，使鍾君作品更臻於善美，而創出自己獨特之風格。新加坡蛤標大廈門牆所嵌鍾君之風景畫，則爲此階段中最成就之傑作。

鍾君追求藝術之努力，似無止境。第一變成功之後，復再思變。此變之主要形態爲鳥瞰式。鳥瞰式原爲中國繪畫之特徵，在此太空時代，鳥瞰藝術正是與時代看齊。鍾君能把握此高瞻遠矚之精神，以建立其藝術之新觀念，實有隻眼獨到之處。

在此再一次大變中，鍾君所畫仍以風景爲主，故能得鳥瞰之妙諦。鳥瞰與平觀對同一事物所反映之形象大有差異。即鳥瞰之高低對同一物象之大小粗細及顏色之明暗亦有分別。愈高，所涉範圍愈廣，包羅之物象愈多，所見之物象愈渺茫，渺茫至不能辨其原形時，只可想像其原形，抽象其特徵，以爲作畫之基礎。故抽象畫已無個體之存在，而有集體精神之象徵，已無細描之線紋，而有點滴之塗寫。

鍾君初試抽象畫時，線條已漸稀，顏色之接縫處作爲物象之界限，所用色亦冷靜，筆觸多作方塊狀，片片接合成章彩。鳥瞰角度及高度並不顯著，所表現物象多純樸，又採用中國畫紙畫具，使畫面更深入意境，有濃厚之東方情調，比之純以西方筆法所表現者，實藝高一着。此種鎔合中西藝術之優點，另闢一新藝術途徑，實鍾君集其大成。

鍾君遊歐兩年，所攜初期抽象作品二百餘幀，在英德兩國畫廊展出三次，沽去泰半，足見鍾君此派畫風，已爲西方人士所重視。

鍾君歸來後，所作抽象畫，顯然有轉變，設色壯麗，以點滴塗抹成奇彩，富有西方氣魄，有飛黃騰達之氣象。其畫龍點睛之法，與前者略異，前者有定處，有定色，有定形，後者無定處，無定色，無定形，隨氣氛之所需而小大由之，比前之猶拘於微妙形式者，已跨進一大步。

鍾君此次展出新作一百餘幀，有山村，有古堡，有峽谷，有飛泉，有工業城，有大都會，有海港，有鬧市，有夜總會等洋洋乎大觀，所抽象者皆西方物質文明蓬勃之緊張狀態，皆有所見有所感而寫之，非憑空虛構，以炫惑世人。惟見仁見智各有千秋，素養深者，瞭解愈多，閱世廣者，所見愈明，以此爲欣賞鍾君藝術之尺度，則此次展覽會之意義既深且長矣！